

烧田埂草

20多年前,我在老家一所学校教书。清明节过后不久,不少农民开始犁田、播种、挑粪、割田埂草,到处呈现一派春耕繁忙的景象。

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春风徐徐,阳光灿烂。我放学回家,脱掉细毛线衣,换上一件白色衬衫,穿着一双皮鞋,拿了一把镰刀和一把打火机,高高兴兴地去村子对面山脚下的田里,割田埂上的杂草。

这是一片层层叠叠的梯田,弯弯曲曲、平平仄仄。有些田地只有几件蓑衣那么大,就像一组参差不齐、长短不一的现代自由诗。其中一丘田的田埂有三四米高,长满干枯的杂草,刀子够不着,我便掏出打火机点燃,一着火,杂草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地快速燃烧起来。我却在附近田埂旁边埋头割草,没去顾及火势。

一会儿,我忽然听见不远处有人大喊“山上着火啦!”我猛然抬起头,三步并作两步爬上高高的田埂一看,火势果然沿着杂草蔓延到山坡上了。

我立即跑到山坡附近,砍断了一根湿松条,奋不顾身地挥舞着松枝扑打火苗。因为有几处柴草同时燃烧了起来,弄得我顾此失彼,手忙脚乱。

这丘田上是一望无际、连绵不断的山林,大大小小的松树、杉树郁郁葱葱,漫山遍野,一丛丛高高低低的杂柴茅草夹杂其中。山坡旁边还有一户村民种植了一片橘树。我心想:“现在惹下大祸,不但会丢掉养家的饭碗,还可能会有牢狱之灾。”

眨眼间,火借风势越烧越大,顿时浓烟滚滚,噼里啪啦。我的心情越来越糟,鼻子酸溜溜的,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

看到山林失火了,几十个村民肩扛锄头,手持柴刀,从四面八方赶过来。他们冲上山坡,扑打火苗,砍断火路,扑打火的叫喊声、柴草树木的燃烧声响彻山坡,十分混乱嘈杂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,老天大度,风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,火势被乡亲们控制住了。

我瘫软在地上,看着树干、柴草冒着余烟,筋疲力尽,气喘吁吁。我的有些头发、眉毛被烧焦,耳朵也被烧红了,火辣辣的痛,脸上全是炭灰。一介文弱书生,变成了“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烧炭翁。

幸亏,这次着火面积不大,烧掉的主要是些杂柴、茅草、荆棘,林子里有用的松树、杉树没烧坏多少,只是熏黑了10多株橘树。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!

此事虽然过去了20多年,但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,后悔不已。清理田埂杂草,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老老实实用刀割,不能用火烧。不然,后果不堪设想。

井冈山的辣

中国餐桌上的辣味,主要由花椒、胡椒、茱萸、芥菜等来提供。这几样食材,身价都远远高于平常菜蔬。尤其是胡椒,中国适合生长的地方不多,大部分来自海外,更是贵重。正如在欧洲可以代替货币使用,胡椒在中国也被视为可保值的财产存储。唐朝宰相元载犯事,抄家抄出八百石胡椒,举朝震惊。而在我的家乡永康,直到南宋,还有这样的习俗:酒席之上,主人以在某人汤碗里洒一撮胡椒面为待客的最高礼仪。

——关于“辛”与“辣”的区分,或许还因为,虽然都是辣味食材,但无论胡椒,还是花椒茱萸,味觉刺激性,都比不上后来的辣椒。两相比较,胡椒无疑更符合中国人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、节制含蓄的审美观。

对于中国人,辣椒与生俱来就带了粗鲁野蛮的原罪。

“江南曰辣,中国曰辛。”辣椒在中国境内的传播,似乎也在印证着这句一千多年前、坐北朝南的判断。

通常认为,最早开始吃辣椒的,是贵州人。直接原因是贵州地区严重缺盐,而辣椒的刺激性,可以起到与咸味类似的佐餐效果。同时,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:这种既容易种植,又便于存放的神奇果实,竟然还有助于人们抵御当地闷热潮湿的气候。这份上天赐给穷人的礼物很快流布四方,贵州之后,继而湖南、云南、江西、四川、陕西……辣椒的种植与食用迅速推广开来。

到了今天,辣已经是这些地方的饮食最重要的特色。但最早传入辣椒的东南地区,如江浙、福建、广东,尤其是这些省份的沿海一带,民间的口味似乎也并没有多大改变。

当然,唯一不变的,只有变化本身。还是以我的故乡为例,现在的杭帮菜,有些也开始放辣椒了。不过,直到今天,海宁、宁波一带,假如不特别嘱咐,大部分菜馆还是习惯不加辣。然而,浙西的衢州,吃辣程度却绝不亚于毗邻的江西上饶。

不能把原因全部归结于受到邻省的影响。我注意到,从衢州到金华绍兴,再到杭州、海宁,这个口味由焦灼到清爽的过程,刚好顺着钱塘江的流淌方向。也就是说,越是上游,越是嗜辣。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浙江另外一条大江上。瓯江下游的温州,与上游的丽水龙泉、松阳,口味之别就相当于海宁与衢州。

郑晓锋 而在农耕时代,大多数长江下游通常都会比上游富庶,文明程度也通常都会比上游更高,尤其是在入海口,更是因为接受外来文化,气质上与相对闭塞的上游山地,形成鲜明对比。就像羊群里的野猪,抑或庙宇中的醉汉。一言以概之,辣椒,在中国餐桌上的第一个亮相,便带着一股桀骜而草莽的气息。

事实上,辛的本义也不是什么佳意。甲骨文的“辛”,是一把行刑的刀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,辛意为大罪。所谓“辛痛泣出,罪人之象”,人类最早因为辛而流的眼泪,不是辣出的,而是行刑的时候痛出来的。

传统五行中,“辛”对应的分别是季节中的秋,方位中的西,颜色中的白,感情中的悲,声音中的哭,都被归到“金”的一类。而“金曰从革”的“金”,在五行中,属于杀气最重的一行,最重要的特性,便是变革与杀伐。

如果将“辛”的这个属性,再与它在中医药学上强调挥发、走窜的发散功能联系起来,很容易令人想起上世纪那场从武昌开始的伟大革命。那场革命,最终以嗜辣一方击败不嗜辣一方而告终,某种意义上,也可以理解为清后期以来,中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,蓄积太久的愤怒与郁气,终于得到了应有的疏泄。

同样是人口因此而几何倍数的增长,一块大陆延续惯性,将生存压力层层下放到农村与农民,另一块却尝试着将压力转移到机器与海外——在因为那场革命而被奉为圣地的井冈山上,我忽然想到,玉米、红薯、土豆、辣椒,当年哥伦布带出美洲的这份植物清单,其实早已为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写好了剧本。

而辣椒,就是这出延续一百多年的悲壮大戏中,一个潜伏最久的伏笔。

“石头要过刀,茅草要过火,人要换种。”瘀血,只能用热血去洗刷;旧伤,必须加新伤才能痊愈。为了四万万人的新生,井冈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缅怀当年的悲壮,重新对照先烈的足迹,我似乎又找到一种理由,来解释最初的火种为何会点燃在这片赣西南的山地了。还是以辣椒作喻吧,东三省沦陷之后,在全国范围内,江西难道不是最东边、最靠近海洋的吃辣大省吗?

辣与不辣之间,这里便是最前线。而长征,难道不可以理解为用星星之火将沿途吃辣地区的辣性依次点亮,以一个两万五千里的巨大火圈,完成一次红对白的迂回包抄吗?

井冈山,以大小五井,即群山环抱中形如井口的五个村庄而得名——来自大地深处的井,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蓄势待发的火山口?还有井冈山的主峰五指峰,更是容易令人联想到被镇压的美猴王。

井冈山上,我反复咀嚼着一种热与痛混合的烈性。

在井冈山的几天,每到吃饭时间,我往往还会被另一个问题所纠缠。

井冈山所在的吉安,有一座著名的净居寺,为六祖慧能门下两大法嗣之一的青原行思的弘法道场,是中国南方一座重要的佛教道场。而我知道,佛门最初的荤戒,戒的并不是肉,而是蒜、葱、兴渠、韭、薤这五种有辛辣味的蔬菜,故而又称为五辛。佛家认为,这些蔬菜的刺激性,吃了会增加人的欲望与瞋恚,容易偏离清净,堕入魔障。对于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宗教,只有四百年亚洲史的辣椒当然未被禁止。但我还是很想知道,假如释迦牟尼能够见到这种植物,究竟会是什么态度。

对于佛祖,这就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吧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朗读频道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塘里春笺

吴警兵

顾盼

不经意的一瞥,塘里的屋檐
就淌下春雨,塘里的木窗
就传来窃窃私语——

塘里的小弄,文字种在泥墙上
春夜喜雨,骨子里的盐亮晶晶
——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

旧时堂燕,谁家呢喃?
——小坐片刻,谈谈荒芜和逃离
谈谈马齿苋、蝴蝶兰,酢浆草的粉色

路过

晨光打破僵局,暧昧和伪装
被夜色清洗收纳。塘里的巷道深处
老唱片泛出淡淡忧伤——
茶和咖啡相互调情。转角处的偶遇

低如烟尘。光阴的折痕里
孤独的背影,邂逅半亩方塘

新荷重温旧梦,池鱼也不过尔尔
柴扉轻启,似有故人相约

吴警兵 浙江省作协会员、磐安县作协主席。诗文在《诗歌月刊》《绿风》《中国诗人》等刊物发表。著有诗集《春天开始的地方》《无风不起浪》。



传承中华文化
弘扬国医国药
山川大药房
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
电话 :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 :0579-87117752

店铺拍卖

于2018年4月27日开拍,拍卖店铺位于永康市中心——南苑路37-4号、37-5号,该店铺前面临街,后面临江,升值空间大,农行可贷款!法院主页网址 sf.taobao.com/0579/07

法院咨询电话 :0579-87140048 (房产情况) 13905890396,市府网699396

停电预告

序号	停电日期	停电时间	停电线路	停电范围	停电原因
1	5月2日	9:00-17:00 (雨天顺延)	尚仁K120线米厂支线伟立特分支线	永康市花街镇永康市福达铸造厂,永康市双惠传动机械厂,鹏威公司,永康市伟立特工具有限公司。	线路改造
2	5月2日	9:00-17:00 (雨天顺延)	寮前K92C线陈世忠分支线	永康市胡库建升塑业厂,张洪根公司。	线路改造
3	5月3日	9:00-16:00 (雨天顺延)	迎宾K961线47"杆祝家支线	大塘行政村,祝家行政村,大坟山行政村,永康市古山慧佑五金厂。	线路改造
4	5月4日	9:00-18:00 (雨天顺延)	朱明K519线胡墩预制场支线	永康市东城晓康注塑厂、李登凑五金厂。	线路改造

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”查询,咨询电话 87202999。

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
2018年4月24日